

守常经不使疏踰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查私货关员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风

臧获私逃酿出三条性命
翰林伸手装成八面威风

送出洋强盗读西书
卖轮船局员造私货

内外吏胥神奸狙猾
风尘妓女豪侠多情

明清小说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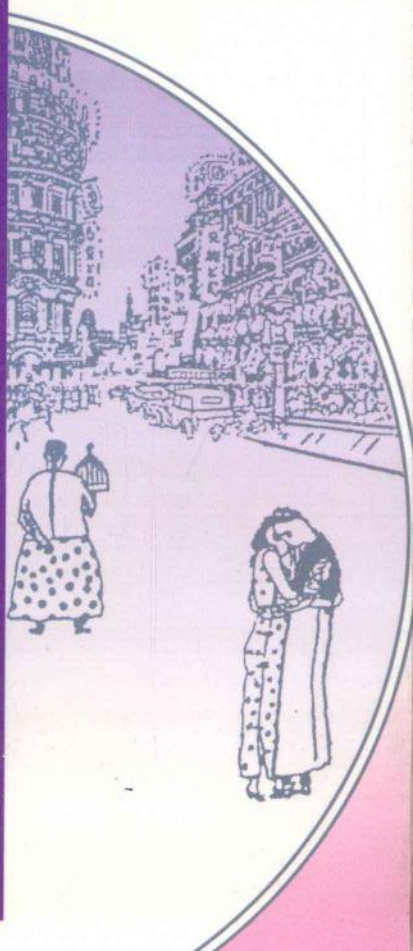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清)吴沃尧 著

崇文校

花山文艺出版社

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忽从忽违辩语出温柔
急功名愚人受骗
遭薄倖淑女蒙冤
巧机缘一旦得功名
乱巴结几番成笑话
负屈含冤贤令尹结果
风流云散怪现状收场



明·清·小·说·丛·书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上

(清)吴沃尧 著

崇文校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内容提要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作品暴露了晚清社会的种种矛盾，尤其是官场内幕的种种黑暗，表现了改良社会重致富强的愿望，是清代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小说在思想上有认识意义，在艺术上有一定影响。

明清小说丛书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清)吴沃尧 著

崇 文校

责任编辑：宁宣成 装帧设计：宋喜涛

美术编辑：宋丕胜 责任校对：康董康 李桂香 贾 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102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25.125印张 640千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24.00元

ISBN 7-80611-393-2/I·382

(上 下)

吴沃尧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章 秀

吴沃尧(1866—1910)清代小说家,又名宝震,字小允,又字茧人,后改趼人,广东南海人。因居佛山镇,故又自称我佛山人。出身官僚地主。曾在江南制造军械局任职。1897年起先后主编《字林沪报》副刊及《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1905年任《楚报》中文版编辑。1906年在上海主编《月月小说》。1910年病逝。著作甚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他的代表作。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于1903—1909年。全书108回,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经历为主线,通过他20年间的遭遇和见闻,联结了近200个故事和众多人物,多方面地暴露了清末官场、商场、洋场的各种怪现状。九死一生是个坚决不愿进入官场,而走经商道路的人物。小说从他奔父丧开始,至其经商失败终止,先写他协助亦官亦商的吴继之办事经商,在上海和南方各地的活动和见闻,后写他协助退出官场的吴继之办事经商,在上海和南方各地的活动和见闻。其所见所闻,如江苏总督将全省县名开成手折,注明钱数,多则二三万,少则七八千,到处兜揽,公开拍卖,

美其名曰：“点戏”。安徽银元局总办苟才无学无识，不知廉耻，不惜逼迫新寡的儿媳嫁给两江总督做五姨太太，以期飞黄腾达。他两次丢官，一次被新任总督参革，但都用巨款贿赂，东山再起。堂堂九省钦差，名曰“清理财赋”实则中饱私囊，只要有钱送他，便万事俱休。被参的布政使用了一百零八颗朝珠，非但安然无恙，反而升做巡抚，九死一生的伯父子仁身为官宦，道貌岸然，却趁经手弟弟丧事之机，吞没其弟家产，置孤侄寡妇于不顾。吏部主事符弥轩两榜出身，开口仁义道德，闭口孝悌忠信，自己花天酒地，却让祖父到处行乞。还有北京钱铺掌柜恽洞仙给周中堂当差，专开卖官鬻爵勾当，操纵官员升降。市侩钟雷溪投机骗钱二十万，只需稍稍改名换姓，便捐上道员，加上二品顶戴。南洋水师驭远舰管带看见海平线上一缕黑烟，便疑为法舰，望烟丧胆，自将水门打开沉掉军舰，乘上舢板不战而逃。陆军要员叶军门明知日军不敢作战，反而写信乞求敌军网开一面，让他逃跑，并情愿献出平壤。如此等等，充分暴露了清末官场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的污浊，衣冠禽兽、尔虞我诈的恶行，畏敌如虎、卖国投降的丑行。小说也写了一些正直能干，颇有才学的士子官吏，但这些人大多因不会逢迎，无钱行贿而无立足之地。

小说还通过遍是赌局和妓院的十里洋场，暴露了所谓诗人才子、斗方名士以及赌棍、买办、讼师、道士、江湖庸医、人口贩子等社会寄生虫的丑恶行径。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作品暴露了清末社会的种种矛盾，尤其是官场内幕的种种黑暗，表现了改良社会重致富强的愿望，是清代一部优秀的世情小说。

此书1906年起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1910年出齐八册共一百零八回。此后版本，都是翻印本。我社这次出版的亦是翻印本，保持原版风貌。

目 录

·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

上 册

- 第 一 回 楔子..... (1)
- 第 二 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4)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 第 三 回 走穷途忽遇良朋..... (12)
谈仕路初闻怪状
- 第 四 回 吴继之正言规好友..... (19)
苟观察致敬送嘉宾
- 第 五 回 珠宝店巨金骗去..... (25)
州县官实价开来
- 第 六 回 彻底寻根表明骗子..... (31)
穷形极相画出旗人
- 第 七 回 代谋差营兵受殊礼..... (37)
吃倒帐钱侖大遭殃

第 八 回	隔纸窗偷窥骗子形 接家书暗落思亲泪	(43)
第 九 回	诗翁画客狼狽为奸 怨女痴男鸳鸯并命	(49)
第 十 回	老伯母强作周旋话 恶洋奴欺凌同族人	(54)
第 十 一 回	纱窗外潜身窥贼迹 房门前瞥眼睹奇形	(60)
第 十 二 回	查私货关员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风	(66)
第 十 三 回	拟禁烟痛陈快论 睹赃物暗尾佳人	(72)
第 十 四 回	宦海茫茫穷官自缢 烽烟渺渺兵舰先沉	(78)
第 十 五 回	论善士微言议赈捐 见招帖书生谈会党	(84)
第 十 六 回	观演水雷书生论战事 接来电信游子忽心惊	(90)
第 十 七 回	整归装游子走长途 抵家门慈亲喜无恙	(97)
第 十 八 回	怒疯狂家庭现怪状 避险恶母子议离乡	(103)
第 十 九 回	具酒食博来满座欢声 变田产惹出一场恶气	(110)
第 二 十 回	神出鬼没母子动身 冷嘲热谑世伯受窘	(116)
第二十一回	作引线官场通赌棍 嗔直言巡抚报黄堂	(122)
第二十二回	论狂士撩起忧国心 接电信再惊游子魄	(129)

第二十三回	老伯母遗言嘱兼桃 师兄弟挑灯谈换帖	(136)
第二十四回	臧获私逃酿出三条性命 翰林伸手装成八面威风	(143)
第二十五回	引书义破除迷信 较资财衅起家庭	(150)
第二十六回	干嫂子色笑代承欢 老捕役潜身拿臬使	(157)
第二十七回	管神机营王爷撤差 升镇国公小的交运	(164)
第二十八回	办礼物携资走上海 控影射遣伙出京都	(171)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强盗读西书 卖轮船局员造私货	(178)
第三十回	试开车保民船下水 误纪年制造局编书	(185)
第三十一回	论江湖揭破伪术 小勾留惊遇故人	(192)
第三十二回	轻性命天伦遭惨变 豁眼界北里试嬉游	(199)
第三十三回	假风雅当筵呈丑态 真侠义拯人出火坑	(205)
第三十四回	蓬荜中喜逢贤女子 市井上结识老书生	(212)
第三十五回	声罪恶当面绝交 聆怪论笑肠几断	(220)
第三十六回	阻进身兄遭弟潜 破奸谋妇弃夫逃	(228)
第三十七回	说大话谬引同宗 写佳画偏留笑柄	(235)

第三十八回	画士攘诗一何老脸 官场问案高坐盲人	(243)
第三十九回	老寒酸峻辞干馆 小书生妙改新词	(250)
第四十回	披画图即席题词 发电信促归阅卷	(258)
第四十一回	破资财穷形极相 感知己沥胆披肝	(265)
第四十二回	露关节同考装疯 人文闹童生射猎	(273)
第四十三回	试乡科文闱放榜 上母寿戏彩称觞	(281)
第四十四回	苟观察被捉归公馆 吴令尹奉委署江都	(288)
第四十五回	评骨董门客巧欺瞞 送忤逆县官托访察	(295)
第四十六回	翻旧案借券作酬劳 告卖缺县丞难总督	(302)
第四十七回	恣儿戏末秩侮上官 忒轻生荐人代抵命	(309)
第四十八回	内外吏胥神奸狙猾 风尘妓女豪侠多情	(315)
第四十九回	串外人同胞遭晦气 搞词藻嫖界有机关	(322)
第五十回	溯本源赌徒充骗子 走长江舅氏召夫人	(329)
第五十一回	喜孜孜限期营篷室 乱烘烘连夜出吴淞	(336)
第五十二回	酸风醋浪拆散鸳鸯 半夜三更几疑鬼魅	(344)

- 第五十三回 变幻离奇治家无术 (351)
误交朋友失路堪怜
- 第五十四回 告冒饷把弟卖把兄 (358)
戕委员乃侄陷乃叔
-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365)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

下 册

- 第五十六回 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373)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
- 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380)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
- 第五十八回 陡发财一朝成眷属 (387)
狂骚扰遍地索强梁
- 第五十九回 干儿子贪得被拐出洋 (394)
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
- 第六十回 谈官况令尹弃官 (401)
乱著书遗名被骂
- 第六十一回 因赌博入棘闹舞弊 (408)
误虚惊制造局班兵
- 第六十二回 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 (415)
上张下罗也算商人团体
- 第六十三回 设骗局财神遭小劫 (423)
谋复任臧获托空谈
- 第六十四回 无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430)
纵非因果恶人到底成空
- 第六十五回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438)
忽从忽违辩语出温柔

第六十六回	妙转圜行贿买蜚言 猜哑谜当筵宣谜语	(446)
第六十七回	论鬼蜮挑灯谈宦海 冒风涛航海走天津	(454)
第六十八回	笑荒唐戏提大王尾 恣器威打破小子头	(462)
第六十九回	责孝道家庭变态 权寄宿野店行沽	(470)
第七十回	惠雪舫游说翰苑 周辅成误娶填房	(478)
第七十一回	周太史出都逃妇难 焦侍郎入粤走官场	(486)
第七十二回	逞强项再登幕府 走风尘初入京师	(493)
第七十三回	书院课文不成师弟 家庭变起难为祖孙	(501)
第七十四回	符弥轩逆伦几酿案 车文琴设谜赏春灯	(509)
第七十五回	巧遮饰赞见运机心 先预防嫖界开新面	(517)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骗 遭薄幸淑女蒙冤	(525)
第七十七回	泼婆娘赔礼入娼家 阔老官叫局用文案	(533)
第七十八回	巧蒙蔽到处有机谋 报恩施沿街夸显耀	(541)
第七十九回	论丧礼痛砭陋俗 祝冥寿惹出奇谈	(549)
第八十回	贩鸦头学政蒙羞 遇马扁富翁中计	(557)

第八十一回	真愚昧惨陷官刑 假聪明贻讥外族	(564)
第八十二回	素伦常名分费商量 报涓埃夫妻勤伺候	(571)
第八十三回	误联婚家庭闹意见 施诡计幕客逞机谋	(579)
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丫鬟充小姐 弄巧成拙牯岭属他人	(587)
第八十五回	恋花丛公子扶丧 定药方医生论病	(595)
第八十六回	旌孝子瞒天撒大谎 洞世故透底论人情	(603)
第八十七回	遇恶姑淑媛受苦 设密计观察谋差	(610)
第八十八回	劝堕节翁姑齐屈膝 谐好事媒妁得甜头	(618)
第八十九回	舌剑唇枪难回节烈 忿深怒绝顿改坚贞	(627)
第九十回	差池臭味郎舅成仇 巴结功深葭莩复合	(634)
第九十一回	老夫人舌端调反目 赵师母手版误呈词	(642)
第九十二回	谋保全拟参僚属 巧运动赶出冤家	(651)
第九十三回	调度才高抚台运泥土 被参冤抑观察走津门	(659)
第九十四回	图恢复冒当河工差 巧逢迎垄断银元局	(667)
第九十五回	苟观察就医游上海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	(675)

第九十六回	教供词巧存体面 写借据别出心裁	(683)
第九十七回	孝堂上伺候竞奔忙 亲族中冒名巧顶替	(691)
第九十八回	巧攘夺弟妇作夫人 遇机缘僚属充西席	(699)
第九十九回	老叔祖娓娓讲官箴 少大人殷殷求仆从	(707)
第一百回	巧机缘一旦得功名 乱巴结几番成笑话	(716)
第一百一回	王医生淋漓谈父子 梁顶羹恩爱割夫妻	(725)
第一百二回	温月江义让夫人 裘致禄孽遗妇子	(733)
第一百三回	亲尝汤药媚倒老爷 婢学夫人难为媳妇	(741)
第一百四回	良夫人毒打亲家母 承舅爷巧赚朱博如	(749)
第一百五回	巧心计暗地运机谋 真脓包当场写伏辩	(758)
第一百六回	符弥轩调虎离山 金秀英迁莺出谷	(767)
第一百七回	觑天良不关疏戚 蓦地里忽遇强梁	(775)
第一百八回	负屈含冤贤令尹结果 风流云散怪现状收场	(784)

第 一 回

楔 子

上海地方，为商贾麋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船往来，百货输转。加以苏扬各地之烟花，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买棹而来，环聚于四马路一带，高张艳帜，炫异争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班王孙公子去问津；那下等的，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垂涎着要尝鼎一脔。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做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唉！繁华到极，便容易沦于虚浮，久而久之，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开口便讲应酬，闭口也讲应酬。人生世上，这“应酬”两个字，本来是免不了的，争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与平常的应酬不同。所讲的不是嫖经，便是赌局，花天酒地，闹个不休，车水马龙，日无暇晷。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乏的，虽是空着心儿，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样，去逐队嬉游，好像除了征逐之外，别无正事似的。所以那空心大老官，居然成为上海的土产物。这还是小事。还有许多骗局、拐局、赌局，一切稀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逋逃薮。这些闲话，也不必提。内中单表一个少年人物。这少年也未详其为何省何府人氏，亦不

详其姓名，到了上海，居住了十余年。从前也跟着一班浮荡子弟，逐队嬉游。过了十余年之后，少年的渐渐变做中年了，阅历也多了，并且他在那嬉游队中，狠狠的遇过几次阴险奸恶的谋害，几乎把性命都断送了，他方才悟到上海不是好地方，嬉游不是正事业。一朝改了前非，回避从前那些交游，惟恐不速，一心要离了上海，别寻安身之处。只是一时没有机会，只得闭门韬晦。自家起了一个别号，叫做死里逃生，以志自家的悼痛。一日，这死里逃生在家里坐得闷了，想往外散步消遣，又恐怕在热闹的地方，遇见那征逐朋友，思量不如往城里去逛逛，倒还清静些。遂信步走到邑庙豫园，游玩一番，然后出城。正走到瓮城时，忽见一个汉子，衣衫褴褛，气宇轩昂，站在那里，手中拿着一本册子，册子上插着一支标，围了多少人在旁边观看。那汉子虽是昂然拿着册子站着，却是不发一言。死里逃生分开众人，走上一步，向汉子问道：“这本书是卖的么？可容借我一看？”那汉子道：“这书要卖也可以，要不卖也可以。”死里逃生道：“此话怎讲？”汉子道：“要卖便要卖一万两银子。”死里逃生道：“不卖呢？”那汉子道：“遇了知音的，就一文不要，双手奉送与他。”死里逃生听了，觉得诧异，说道：“究竟是什么书，可容一看？”那汉子道：“这书比那《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骘文》、《观音菩萨救苦经》，还好得多呢！”说着，递书过来。死里逃生接过来看时，只见书面上粘着一个窄窄的签条儿，上面写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翻开第一页看时，却是一个手抄的本子，篇首署着“九死一生笔记”六个字。不觉心中动了一动，想道：“我的别号已是过于奇怪，不过有所感触，借此自表，不料还有人用这个名字，我与他可谓不谋而合了。”想罢，看了几条，又胡乱翻过两页看看，不觉心中有所感动，颜色变了一变。那汉子看见，便拱手道：“先生看了必有所领会，一定是个知音。这本书是我一个知己朋友做的，他如今有事

到别处去了，临行时亲手将这本书托我，叫我代觅一个知音的人，付托与他，请他传扬出去。我看先生看了两页，脸上便现了感动的颜色，一定是我这敝友的知音，我就把这本书奉送，请先生设法代他传扬出去，比着世上那印送善书的，功德还大呢！”说罢，深深一揖，扬长而去。一时围看的人，都一哄而散了。死里逃生深为诧异，惘惘的袖了这本册子，回到家中；打开了，从头至尾细细看去，只见里面所叙的事，千奇百怪，看得又惊又怕。看得他身上冷一阵，热一阵，冷时便浑身发抖，热时便汗流浹背，不住的面红耳赤，意往神驰，身上不知怎样才好。掩了册子，慢慢的想其中滋味：从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据此看来，竟是天地虽宽，几无容足之地了。但不知道九死一生是何等样人，可惜未曾向那汉子问个明白，也好去结识结识他，同他做个朋友，朝夕谈谈，还不知要长多少见识呢！思前想后，不觉又感触起来，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只是这本册子，受了那汉子之托，要代他传播，当要想个法子，不负所托才好；纵使我自己办不到，也要转托别人，方是道理。眼见得上海所交的一班朋友，是没有可靠的了，自家要代他付印，却又无力。想来想去，忽然想着横滨《新小说》，销流极广，何不将这册子寄到新小说社里，请他另辟一门，刊上去，岂不是代他传播了么？想定主意，就将这本册子的记载，改做了小说体裁，剖作若干回，加了些评语，写一封信，另外将册子封好，写着：“寄日本横滨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新小说社”。走到虹口蓬路日本郵便局，买了邮税票粘上，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去了。

第 二 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新小说社记者接到了死里逃生的手书，及九死一生的笔记，展开看了一遍，不忍埋没了它，就将它逐期刊布出来。阅者须知自此以后之文，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笔，及死里逃生的批评了。我是好好的一个人，生平并未遭过大风波，大险阻，又没有人出十万两银子的赏格来捉我，何以将自己好好的姓名来隐了，另外叫个什么九死一生呢？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二十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蚀，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攫，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还不算是九死一生么？所以我这个名字，也是我自家的纪念。记得我十五岁那年，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说是身上有病，叫我到杭州去。我母亲见我年纪小，不肯放心叫我出门，我的心中，是急的了不得。迨后又连接了三封信，说病重了，我就在我母亲跟前再四央求，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亲。我母亲也是记挂着，然而究竟放心不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尤，表字云岫，本是我父亲在家时最知己的朋友，我父亲很帮过他忙的。想着托他